禮記集解

禮記卷五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表記第三十二 別錄屬通論

程子曰表記亦近德其言正朱氏申曰仁者天下之表也此篇記孔子言仁爲詳故以表記名篇愚謂此篇凡爲八支自首章至第九章爲第一支言君子持身莊敬恭信之道而言敬之義爲詳自第十章至第十六章爲第二支兼明仁義報三者之道自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三章爲第三支專明仁之道自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七章爲第四支專明義之道自第二十八章至第三十三章爲第五支以虞夏殷周之治明凱弟君子之義自第三十四章至第四十五章爲第六支明事君之道自第四十六章至第五十章爲第七支明言行之要自第

五十一章至第五十五章爲第八支明卜筮之重孔疏云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下更廣開其義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按後世雖有作者一章結前章凱弟君子之義非發端之辭而稱子言之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一章與前數章不相蒙乃更端之辭而稱子曰豈傳寫之誤與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歸乎者孔子道不行而思歸之辭也隱而顯者言君子雖隱處於下而道德顯著也君子不待矜持而自然莊敬不待嚴厲而自有威儀不待言語而人自信之蓋其道德之盛如此此所以雖隱而顯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

言在躬尚書無而字

不失足故貌足畏不失色故色足憚不失口故言足信

上章所言聖人之盛德自然而然者也此章所言則學者持守省察之事也甫刑尚書呂刑篇忌戒也罔無也罔有擇言在躬謂所言皆合於道不可擇而去之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燕居恆襲玉藻謂不文飾也不裼是也行禮則改襲而裼若禮之至重則又改裼而襲蓋禮以變爲敬若相因則瀆瀆則不敬矣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釋文樂音洛朝直遙反倦本又作勌

樂謂歡樂若燕飲之禮脫屨升坐而無不醉也祭禮雖有旅酬無算爵然皆立而飲酒不若燕禮之歡樂也辨

謂辨治祭以奉事鬼神始終貴乎敬樂則不足於敬矣朝廷政事之所出始終貴乎辨倦則不足於辨矣

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釋文辟音避遠于萬反

篤謂篤厚也揜者困迫之意易曰困剛揜是也人能敬愼則擇地而蹈而可以辟禍患矣人能篤厚則誠以感人而不至於被困迫矣人能恭敬則人亦敬之而可以遠恥辱矣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偸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釋文儳徐在鑒反又仕鑒反○鄭注肆或爲䙱

程子曰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應氏鏞曰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日進於強宴安則物欲肆行縱肆則膚體懈弛故日至於偸儳然差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故儳焉散亂外

既散亂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以直內無斯須之不莊不敬則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釋文齊側皆反見賢遍反）

鄭氏曰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境者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鄭氏曰忕於無敬心也愚謂小人好相狎暱侮慢不知畏死亡也而死亡恆及之此愼以辟禍之反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

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愚謂辭賓主相接之辭若士相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

某見是也禮謂執贄以相見也相接必以辭相見必以禮者恐其輕於相見而至於褻也蓋罕見則尊嚴尊嚴則相敬交之所以全也數見則狎習狎習則相褻交之所以離也引易蒙卦之辭言人再三相見則至於不相告語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鄭氏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孔氏曰仁爲行之盛極故爲天下之儀表義宜也制謂裁斷於事也呂氏大臨曰天下有道所謂德怨之報者皆出於天下之公而已有德者報以官有功者報以賞所謂以德報德民知所勸矣傷人者報以刑滅人者報以殺所謂以怨報怨民知所懲矣愚謂呂氏以報爲德怨之報是也德怨之報得

其公則人皆知怨之不宜樹而競於德矣故曰天下之
利○此下七章兼明仁義報三者之道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
無以辟四方釋文大音泰無能胥以寗尚書作罔克胥匡以生辟音璧
勸者勉於施德懲者戒於樹怨引大甲言君能安其民
則民能戴其君以德報德之義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呂氏大臨曰以德報怨雖過於寬而本於厚未害其爲
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
也愚謂寬猶容也以德報怨則天下無不釋之怨矣雖
非中道而可以寬容其身亦仁之一偏也若以怨報德
則爲人情之所共忿而刑戮必及之矣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呂氏大臨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性之者也安仁者也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爲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所能而制法則法無不行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釋文知者音智

呂氏大臨曰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强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此堯舜性

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異也功者人所貪也假之者有之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也有不幸而致爲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於情而無僞故其仁可知愚謂功者人之所有心而勉之者也故與仁同功未足以知其情之異也過者人之所無意而失之者也故與仁同過而後其仁可知觀人者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也安仁者與仁爲一者也利仁者眞知仁之可好而必欲得之者也畏罪者強仁自恐蹈於不仁之罪而勉力於爲仁者也論語言好仁者無以尙之利仁者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強仁者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吳氏澄曰日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稍劣仁者中心所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仁右道左猶云禮先樂後志至氣次云爾仁之爲體以此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也道之爲用以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稟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收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溫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釋文道有至義依注讀爲有至有義王于況反

鄭氏曰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呂氏大臨曰至道者至於

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故以王義道者擬道而裁之制節謹度可以有國而長諸侯故以霸考道者必稽古昔稱先王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雖未達道亦庶幾乎不失矣馬氏晞孟曰考道非體道者也惟稽考而已故止於無失應氏鏞曰至道卽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爲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制割斷而爲霸盡稽考之道而事無輕舉亦可以無失矣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釋文憯七感反我今毛詩作我躬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曰言仁有數則義亦

有數義有長短小大則仁亦有長短小大互言之耳呂氏大臨曰中心憯怛仁發於性者也率法而强之外鑠於仁者也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長短小大唯其所宜而已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是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兼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

○此下七章專明仁之道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釋文勝音升度徒洛反

呂氏大臨曰仁爲器重爲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少所至

之遠近皆可以謂之仁故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仁之名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舉莫能勝行莫能致勉之者之爲難也以義度人者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以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爲人舉今之人以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已矣此亦以數而言仁也愚謂仁之取數多故人皆可以與於仁然非勝其重致其遠則不足以盡仁之道故勉於仁者難其人也陸氏佃曰以義度人若春秋是也齊桓晉文皆罪人也以諸侯望之可謂賢矣故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釋文輶音酉一音由

鮮息淺反

引大雅烝民之篇言安仁者少其有能至之者又非有待於人之助也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景行下孟反行止詩作行之好呼報反俛音勉本或作僶非也斃音弊本又作弊○按行字朱子讀如字今從之

朱子曰景行大道也高山則可仰大道則可行愚謂鄉道而行仁以爲己任也廢謂廢竭中道而廢若所謂既竭我才言其力之廢竭而無餘也年數之不足謂既老而將來之年少也俛焉用力之篤而無他顧之意此言其欲罷不能死而後已也詩之於仁如此此所以能勝其重而致其遠與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釋文易以豉反

呂氏大臨曰仁者之心公衆人之心私公則所好者衆容博愛私則所好者克伐怨欲此人人失其所好者也心誠鄉仁雖有過差其情則善不待辭而辨矣故曰仁者之過易辭愚謂仁之爲道人莫不知其可好此秉彛好德之心也然鮮能勝其重致其遠此所以人人失之也辭猶解免也仁者有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未嘗有自解免之意然人皆知其心之無他故易辭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釋文近附近之近

呂氏大臨曰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

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心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以敬讓行之雖有過差其情則善故不甚矣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斯寡過矣近乎情則不志乎欺斯可信矣不辱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如是而失之者鮮可與進於德矣愚謂仁者德之全也引大雅抑之詩言人能有上三者之行則可以爲德之基而漸進於仁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釋文制行下孟反移昌氏反○今按移讀如字

呂氏大臨曰人人失其所好此仁之所以難成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道則仁不難成矣故曰唯君子能之

君子之所能衆人必有不能者使衆人傚己之所能則病使衆人自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爲之法所以爲達道也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此曾子之所能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衆人之所能也故喪以三日爲節則不取乎七日此所謂不制以己也唯不制以己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其容貌必稱其志其衣服必稱其容朋友切磋相成至於極而後已則一道德而同俗矣蓋脩其外則知愧於人脩其內則知畏於天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陸氏佃曰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

也是之謂移愚謂壹謂專壹於爲善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釋文衰七雷反行下孟反鵜音啼○記今詩作其

此申上衣服以移之容貌以文之之義德者道之得於心者也行者道之見於事者也有其辭而無其德則辭爲勸說有其德而無其行則知之而未能蹈之也蓋衣服容貌若在於外然養其外者以及其內脩其粗者以及其精而言語德行皆由此而出焉聖人之使人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如此引曹風候人之篇言人之德必稱

其服也呂氏大臨曰此皆脩其外以移其內率法而強
之者也及其成也則與中心安仁者一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
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有事有所尊事也與坊記示民有事義同天子之事天
諸侯之事天子皆出於理之所當然所謂義也在上者
先有以自盡則在下者莫敢不從矣孔氏曰天地不祼
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
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祼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
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芬芳鬯達故得
以事上帝○此下四章專明義之道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
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

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釋文藟力水反施以豉反註本亦作愷又作豈與音餘

鄭氏曰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愚謂役謂爲其事也儉猶約也儉於位謂不求處尊位也不自尚不自尊恭也儉於位而寡於欲儉也讓於賢卑己而尊人讓也小心而畏義信也盡仁禮以事君不以外之得失而有變焉蓋得與不得者命也我之所當爲者義也義則盡之自己命則聽之於天此君子之心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

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釋文行下孟反下戶嫁反

謚者行之迹也先王論行以爲謚所以尊崇其名譽而使可傳於後也惠猶善也人之善行雖多唯節取其大者以爲謚使其善有所專如文王非不足於武而謚曰文武王非不足於文而謚曰武也君子恥名浮於行故制謚之法如此情實也過行過高之行所以欺世而盜名者也率循也厚謂篤厚也君子不自矜大以求處情則專於爲己而無驍驁之心不爲過高之行以求處厚則篤於庸行而有踐履之實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則人皆樂告以善而有輔仁之益如此則德業日進於崇高故雖自卑而人尊敬之也蓋小人求名浮

於行行窮而名不可得君子求行浮於名行脩而名隨之矣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釋文行下孟反

孔氏曰烈業也后稷播殖之功豈止一人之手一人之足哉言用之者多也唯欲實行過於名故自謂便於稼穡之人不自謂神聖也愚謂人莫不有所當事知其當事而事之盡禮義也然人之情多好自夸大而有不欲下人之心則有於所當事而不能事者矣故上章引夫子之言以明君子之謙卑自下此章又引夫子言后稷之事如此皆不自尚不自尊之意與舜禹文王周公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者其道一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

毋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釋文强其良反徐其兩反說音悅樂音洛）

强教謂强勸而教訓之說安謂和悅而安定之毋荒也有禮也威莊也敬也皆强教之效而使民有父之尊者也樂也親也安也孝慈也皆說安之效而使民有母之親者也於二者兼盡之而不偏則可以謂之仁可以謂之民父母矣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釋文下戶嫁反）

下謂卑下之也命謂君之政令鬼謂鬼神父母之尊親

以其情言之水火之尊親以其勢言之土與天之尊親以其體言之命與鬼之尊親以其道言之也尊親之道各有所偏主而兼之者之所以為難也呂氏大臨曰地載我者也然近人人可得而載天覆我者也然遠人人不可階而升君之命見於事近人而可行鬼之道存諸理遠人而不可形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釋文遠于萬反近附近之近惷傷容反徐昌容反范陽江反又丁降反字林音丑降反喬音驕

尊命謂尊上之政教也遠之謂不以鬼神之道示人也蓋夏承重黎絕地天通之後懲神人雜糅之敝故事鬼敬神而遠之而專以人道為教忠情實也敝謂其後世政教之失也喬與驕同上之文綱疏則下之機智少故

其敝也惷愚而少知識內之忠誠勝則外之文飾寡故其敝也驕倨而鄙野朴陋而無文○此下五章引孔子論虞夏殷周之道以申上章凱弟君子之義也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釋文勝始證反

夏忠勝而敝其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承之而尊神尊神則尙敬也觀盤庚之篇諄諄於先后之降罰則可以知殷人之先鬼觀商之詩書皆駿厲而嚴肅則可以知殷人之先罰尙鬼神則馳心於虛無故其敝也心意放蕩而不安靜畏刑罰則相競於機變故其敝也求勝上以苟免而無愧恥之心

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釋文蔽畢

尚反又音弊○按敝字今讀爲敝

殷敬勝而敝其失鬼救鬼莫若文故周人承之而尊禮尙施尊禮尙施則文勝列等也周之賞罰不分先後但以爵位之等爲輕重之差也文勝則實意衰習於威儀揖讓之節故其敝也便利而倮巧相接以言辭故其敝也文辭多而不以捷給爲慚儀物繁多故其敝也傷害於財力至於困敝而不能振也呂氏大臨曰賞罰用爵列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三代之道或强致之意多或說安之意多其於或尊或親皆不能無偏勝焉非聖人之德有所未至葢所值之時不同而救敝之道有不得不然者爾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

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未瀆辭者夏道尚忠尙行而不尙辭也刑罰寛故所求
於民者不備禮文簡故所望於民者易從是以其民安
其政教而親愛其上不至於厭斁也忠之俗旣敝行脩
而人猶未信故殷人始瀆辭然其於禮尙簡未至於瀆
亦不大望於民然先罰後賞則法網密而所求於民者
備矣敬之俗又敝辭雖瀆而未足以取信故周人始瀆
禮而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則大望於民而强之使從上
之教矣未瀆神者事鬼敬神而遠之也窮盡也言周人
遠鬼神而盡於人事爵賞刑罰所以爲治之具備盡而
無遺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釋文勝音升敝音弊
呂氏大臨曰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畧故寡怨於民殷

周之道文文者責人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釋文勝世證反又音升

方氏慤曰至矣者言其質文不可復加也加乎虞夏之質則爲上古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則爲後世之虛飾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釋文費芳貴反威依尚書音畏

呂氏大臨曰三代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不免

流於一偏若虞帝則子民如父母有母之親故有憯怛之愛有父之尊故有忠利之教愚謂有忠利之教者言其實心於利民而教之也威畏也安也愛也富也惠也皆由於憯怛之愛而民之所以親之也敬也威也有禮也能散也皆由於忠利之教而民之所以尊之也尊仁者尊行仁道畏義者顧畏義理恥費者恥於靡費儉也輕實者輕於貨財廉也忠而不犯愛而將之以敬也義而順剛而克之以柔也文則不朴陋而又能靜則非浮華之文也寬則不慘刻而又有辨則非縱弛之寬也尊仁也恥費也不犯也順也文也寬也皆由於憯怛之愛而君子之所以親之也畏義也輕實也忠也義也靜也辨也皆由於忠利之教而君子之所以尊之也蓋所謂凱弟君子者惟舜可以當之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資藉也拜謂受其命獻謂進於朝先藉其言以告君所謂敷奏以言也度君之能用我言焉而後進故無不可踐之言而能成其信君有責於其臣於其所資者課之也臣有死於其言於其所資者守之也功與位稱故受祿不誣事與言符故受罪益寡○此下十二章皆明事君之道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呂氏大臨曰大言則所言者大小言則所言者小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愚謂言卽所資之言也利謂

臣所建白之效也祿臣所受於君之食也祿必稱其位之大小小言入則所望者小利而已受大祿則祿浮於其言而不足以稱其職大言入則所望者大利也受小祿則言浮於其祿而不足以行其道引大畜卦辭言臣之受祿不可苟也若以小言受大祿以大言受小祿則不可謂之吉矣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釋文共音恭本亦作恭同女音汝

呂氏大臨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尙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枉己以事君者也傳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者進於高明如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者也下達者趨乎汚下如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謂之

賊者也愚謂自由也所由以進者也非其人而由之以進則己先不正而無以正君矣如楊龜山之於蔡京吳康齋之於石亨猶不免爲賢者之累況其下者乎詩小雅小明之篇與助也穀善道也靖則不尚繁辭恭則責難於君正直之人是助則無比匪之失而所自必正矣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釋文讇本亦作諂

孔氏曰遠而諫謂與君疏遠強欲諫爭則是讇佞之人望欲自達也呂氏大臨曰既無言責又遠於君非其職而諫之凌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讇有言責之臣不諫則曠厥官懷祿固寵主於爲利故曰尸利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邇臣謂侍御僕從之臣邇臣日在君側慮其便辟側媚故欲其和而不同獻可替否以成君德也冢宰統百官

故欲其以正率之大臣謂卿大夫也大臣謀慮四方之大事非徒治一職而已宰非不慮四方也而以正百官爲急百官正則四方無不正矣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陳謂陳數其君之失也引詩以明諫君者由於心之愛君而陳者不能然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釋文易以豉反遠于萬反

周氏諝曰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呂氏大臨曰位有序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亂者賢不肖倒置之謂也愚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量而後入而位必與其德相稱故有序易進而難退則干進務入

而且至於蔽賢矣故事君者易進而難退則亂賢否之
分相見者易進而難退則亂賓主之分故君子三揖而
進一辭而遂退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我弗信
也釋文竟音境要於遙反

違猶去也利猶貪也要求也人臣以道去君或猶有望
其道之行而不忍遽出其竟者若孟子三宿而後出晝
是也然至於三違則我之必不合於君而君之必不能
行其道聽其言亦可見矣如是而猶不出竟則必其貪
慕爵祿而有所求於君而非真有不忍去其君之意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鄭氏曰輕交易絕君子所恥愚謂慎始不敢苟進敬終
不敢苟去也孔子於魯以微罪行孟子於齊三宿而後

出畫蓋君子雖難進易退而其去亦必有其道也不然則未免爲小丈夫矣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呂氏大臨曰臣之事君富貴貧賤生殺唯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理義而已凡違乎理義者皆亂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釋文辟音避難乃旦反朝直遙反慎亦作昚○鄭注終事事或爲身

賤謂卑辱之役也事君處其位則有其事雖患難之事卑辱之役不可辭也若避難辭辱則職守亂矣得志謂諫行言聽也慎慮而從之敬慎以從事不可以得志而自滿也否謂不得其志而君之所使者非己之所欲也

孰慮而從之謂詳孰思慮欲其無悖乎君之命而又無貶乎已之道也終事謂終竟所使之事退謂去位也仕不得志而遂退則顯其君之失故孰慮以從之既終事而後退忠厚之道也呂氏大臨曰此篇言亂有三易進而難退亂於賢不肖者也不可使爲亂亂於理義者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亂於名實者也易蠱之上九之辭唯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若委質而仕反欲高尚而不事事則曠官尸利無所逃罪矣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釋文唯音維鶉士倫反賁音奔○今按唯加字姜詩作彊

呂氏大臨曰此章重述事君不可使爲亂之義也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

斯人而已君命合乎理義爲順天 命爲臣者將不令而
從不合則爲逆天命爲臣者雖令 不從矣此所以有逆
命順命之異然後知其不可使爲 亂也愚謂唯發端之
辭天子於天之命臣於君之命皆 當順而不當逆也然
惟天命無不順君之命則有順有 逆君命逆則君不順
於天而臣亦將不順乎君矣上章 言終事而退謂其事
雖非己之所欲而猶無甚害於義理者也命逆則害於
義理而不可以苟從矣可諫則諫不可諫則去之可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
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
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
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釋文

行下孟反費方貴反餤音談徐本作監以占反○鄭注擭或爲交問其所費否經無所字

君子不以辭盡人不以言而抉人之賢否也天下有道則人尚行故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尚辭故辭有枝葉行有枝葉則行有餘於其言言有枝葉則言有餘於其行故以言觀人者皆不足以盡其賢否之實也然君子之行己則但當致力於行而不可致飾於言故不爲無實之言以取悅於人也君子與人以實一時若無可悅而其後不至於相負如水之淡而可久小人悅人以言一時雖可以結人之歡而其後至於相怨如醴之甘而必敗呂氏大臨曰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皇氏謂篇中凡八稱子言之皆是發端起義然此章實發端之辭而不稱子言之說已見篇首此下四章皆論言行之要葢

以申明第一支言信之義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釋文衣于既反食音嗣說音悅又始銳反

以口譽人言徒譽之以口而不根於實心也君子不以口譽人其言必本於心忠之道也故民化之而作忠引曹風蜉蝣之篇言憂其人則欲其於我歸說不以口譽人之事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釋文菑音災信誓本亦作矢誓旦如字字林作悬

鄭氏曰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愚謂引衛風氓之篇言約誓者不思

其後之反覆以致於乖離猶輕諾者不思其後之不能踐以至於見怨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釋文與音餘

君子待人以誠故不以色親人親人以貌而不本於誠必此必有所利於人而又恐人之窺其實也故擬之以穿窬之盜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孔氏曰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巧美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愚謂孔子言巧言令色鮮矣仁而詩曰令儀令色此曰辭欲巧何也蓋孔子惡巧言謂其無誠心而徒致飾於言者也此云情欲信則其心固已有其實矣但恐恃其信而發爲言者或失之鄙朴或

失之徑遂故又欲其巧巧謂善達其情而非致飾於外也○朱子曰容貌詞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鄭氏曰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愚謂私謂情之所便褻謂事之所習犯謂犯其不吉之日也卜筮吉然後用故不犯日月既卜筮必從之故不違卜筮○此以下皆言

卜筮之義又以申明第五章貴賤皆有事於天下之義也

卜筮不相襲也

說見曲禮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

鄭氏曰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孔氏曰此經皆論祭祀之事故解小事爲有事於小神愚謂大事雖有常日亦必卜之但以常日爲主耳周禮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是也天子大事先卜後筮小事專用卜故云天子無筮此云小事有筮者謂諸侯之禮也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說見曲禮

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釋文牷音全本亦作全齊音粢本亦作盛

子曰二字疑當在不違龜筮之上言不違龜筮故用牲牷禮樂齊盛以祭祀而無傷害乎鬼神神降之福故無怨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釋文易以豉反

鄭氏曰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

孔氏曰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后稷又祭祀恭儉以世祿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以前明不違龜筮動合神明故此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愚謂后稷之祀見於生民之篇其辭則曰以興嗣歲而已無祈禱之辭是恭也其所欲則秬秠穈芑取蕭祭脂取

兆以轂而已是儉也兆始也今毛詩作肇言自后稷始爲祭祀以迄於今而無罪悔唯其易備故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釋文大音泰

大人之器謂龜筴也威敬言其威重嚴敬而不可以褻用也天子無筮無徒筮也大卜凡國之大事先卜而後筮守筮猶言守龜言其所寶守之蓍筴也道道路也天子言道諸侯言非其國互見之也在道天子但用筮諸侯不筮皆備於其在國之禮也宅處也卜宅寢室者諸侯適他國於所舍之寢室卜而後處之備不虞也天子不卜處大廟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大廟不須卜之至尊無所疑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

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言君子敬則用祭器以引起下文之所言也諸侯朝於天子竟邑之大夫入見於其君皆卜筮其日月而後行祭祀卜日事君上亦卜日是敬事其長上與祭祀同亦敬則用祭器之義也上有以全其尊故不瀆於民下有以致其敬故不褻於上

禮記卷五十一終

侯選訓導永嘉後學諸純仁校栞

禮記卷五十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緇衣第三十三別録屬通論

陸氏德明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愚謂此篇言君上化民人臣事君及立身行己之道其曰緇衣者取次章之語以名篇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釋文易以豉反

鄭氏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呂氏大臨曰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報上上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釋文好呼報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

緇衣鄭國風篇周人美鄭武公之賢欲改爲其衣又欲適其館而授之粲其殷勤無已如此好賢之誠也巷伯小雅篇名詩人惡讒人欲投之豺虎有北有昊惡惡之誠也人君之好賢惡惡其誠苟能如此則民莫不趨其所好而避其所惡不待勸以賞而民自愿愨不待加以刑而民皆畏服矣儀刑皆法也孚信也文王明德慎罰故其德爲民所信人君能法文王之德則亦爲民所信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釋文遯亦作遁倍音佩孫音遜

格至也謂至於善也遯逃也謂苟逃刑罰而已子如中庸子庶民之子言親民如子也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恭以涖之皆教德齊禮之事親遜不倍則民之格也匪用命書作弗用靈善也引甫刑之言以極言倚刑之失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令之被民也淺行之感民也深故上之所好民亦好之非令所能禁也上之所惡民亦惡之非令所能勸也呂氏大臨曰一國之風俗出於上之好惡好惡之端其發甚微其風之行或至於不可止其俗之成或至於不可敗此不可不愼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遂成也以仁遂言民之仁無不成也然此非民之皆能仁也由禹好仁故民皆化於仁爾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釋文長竹丈反說音悅梏音角行下孟反○今按梏如字音谷

仁者民之所固有上好之則下爲之矣章明也章志者明己之志使民皆知我之好仁而惡不仁也貞教者以正道導民使民皆知所以爲仁而去不仁也志之在己與教之及民者皆在於尊尚仁道以愛其民則民莫不盡力於行仁以趨上之所好也梏爾雅云直也今毛詩作覺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釋文綸音倫又古頑反綍音弗危行而行並下孟反諐起虔反○按諐詩作愆同

綸綬也綍引柩索也綸大於絲綍大於綸游言浮游無實之言也王者之言宣之爲政教成之爲風俗其端甚微其末甚大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亦相率爲游言而虛浮之風作矣可言不可行謂過高之言不可見之於行事者可行不可言謂過高之行不可言之以率人者危高峻也君子之言行不越乎中庸而民效之故言不敢高於行言必顧行也行不敢高於言行必顧言也呂氏大臨曰引詩言爲人上者當善慎其容止不過於先王曲禮之儀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釋文道音導於緝音烏

道者率其爲善禁者防其爲惡於言言道於行言禁互相備也敝敗也人之言行有其初本善而其流不能無失者故君子之於言於其始而逆慮其所終君子之於行於其成而先稽其所敗故其見於言行者皆可法於當時傳於後世其民則而倣之而於言無不謹於行無不慎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釋文長竹丈反貳本或作貣同音二黃徐本作橫音同行下孟反

貳差忒也衣服之不忒言貌之有常皆德之所發也故

以此化民而民之德亦歸於一也周忠信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吉依注爲告音誥忒他得反本亦作貳音二

志猶識也可述而志謂其言可稱述而記識也上以誠待下而見於貌者平易而可親下以誠事上而見於言者終始之不渝則君臣之間情意交孚而無所疑惑矣尹吉當作尹告此書咸有一德伊尹告大甲之言也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釋文章義尚書作善癉丁但反共音恭本亦作恭好呼報反

鄭氏曰章明也癉病也呂氏大臨曰明之斯好之矣癉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民壹歸於義理此民情所以不貳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行如字亶丁但反本亦作癉共音恭皇本作躬邛其恭反

疑謂好惡不明也難知謂陳言於君而其旨意不顯白也爲上者章其所好愼其所惡使民皆知我之好善而惡惡則從違定而不至於惑矣儀度也儀行儀度君之所行也不重辭不多爲辭說也援引也爲臣者度君之所能行而引之則不至援其所不及不多爲辭說以瀆之則不至煩其所不知如此則君坦然知我言之可行而不至於勞矣蓋爲人臣者雖當責難於君然時勢有難易緩急而君之材質又有昏明强弱若不量度乎此

而遂爲高遠難行之說强其君以必從亦豈事之所可行者乎引板之詩以證君使民惑引巧言之詩以證下使上勞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播書作布又無不字

鄭氏曰播施也不衍字耳廸道也愚謂刑罰必加於有罪則民知所恥民知所恥則政行爵祿必加於有德則民知所勸民知所勸則教成所刑者不必有罪則刑褻而民不恥所爵者不必有德則爵輕而民不勸矣播刑之不迪者言民之不迪者乃施之以刑也今書無不字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

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釋文治音值比毗志反葉當作祭側界反

大臣不親者謂君疏其大臣而大臣亦自疏於其君也大臣者所以出政令以治民大臣疏則政令不行而百姓不寧矣忠謂待以實心也忠不足則疑敬不足則慢君之於大臣既富貴之則宜敬信之忠敬不足而徒厚以富貴則君臣之間以利相與以貌相承此大臣之所以不親也大臣疏於上而不得治其職則褻蔽之患生故邇臣皆得比周以欺其君也大臣尊重民所視以爲表率故待之不可以不敬慎謂慎擇其人也邇臣朝夕左右所以成君德以導民故擇之不可以不慎也葉當

作祭字之誤也將死而言曰顧命祭公之顧命者祭公謀父將死告穆王之言也今見逸周書祭公解篇小謀小臣之所謀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謂嬖寵之妾莊后謂齊莊之后也嬖御士嬖寵之近臣也莊士大夫卿士謂齊莊之士爲大夫卿士者也陸氏德明曰穢而得幸曰嬖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釋文陳本亦作古敶字

所賢謂貴者所賤謂不肖者互言之也民謂臣下也蓋人君所貴者必賢所賤者必不肖賢者宜親不肖者宜疏此理之常也今乃反之則賢者不見親而所親者又未必賢此親之所以失也貴者之權賤者起而奪之此

教之所以煩也引正月之詩及君陳之書皆以爲不親
賢臣之謟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釋文近附近之近費芳貴反慢本又作漫大音泰度如字又大各反尚書無厥字兌音悅本亦作說兵尚書作戎孽魚列反尚書作天作孽猶可違也不可以逭本又作踰呼亂反尚書作弗可逭無以字吉音告天依注作先相息亮反○鄭注費或爲哱或爲悖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鄭氏曰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

閉於人不通於人道忠信爲周呂氏大臨曰小人謂民也君子謂士大夫大人謂王公凡人覆沒於禍患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褻之也水之德至柔民狎之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古之君子辭達而已若於已則費於人則煩其甚至於害身喪德易出而不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愚且賤上之所易也惟愚故蔽於心而不可理喻惟賤故有鄙心多怨而無恥爲王公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溺人也引大甲言爲政者如虞人之射禽張機省括而後發則無溺於民之患兌命言庶政不可不慎大甲言禍患之來莫非自取尹告言君以忠信有終皆君所自致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釋文好呼報反昔吾有先正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清舊才性反一云此詩協韻宜如字上先正當音征誰能秉國成毛詩無能字雅音牙尚書作牙夏戸嫁反尚書無曰字資尚書作咨○按小民亦惟曰怨尚書怨下有咨字）

民之欲惡由於君而君之存亡係於民然則君之所好其公私得失之間乃存亡之所由分也可不謹與詩逸詩先正先世之賢臣也國成成邦之八成也呂氏大臨曰心體之說姑以爲譬然求之實理則非譬也體完則心說猶有民則有君也體傷則心憯猶民病則君憂也引詩言君不正民之所以勞也引君雅言天之寒暑小民且怨之況君之政教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釋文行下孟反下行有格同

陳氏祥道曰下之事上以身爲本而信以成之也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身不正則動皆反常矣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不信則德二三矣其見於事君之義者斯不壹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釋文是故一本作以○鄭壯精或爲清也今詩作分

呂氏大臨曰有物則無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與名不可得而奪也義重於

生舍生而取義不義之名君子所不受也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也質正也不敢信巳質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弗失也親之者學問不厭也由多聞多志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畧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愚謂鶴山魏氏引侵敗王畧封畛土畧證此畧字之義是也畧字從田從各乃土田之界別故此借以爲分別之義蓋多聞多志則所以考之於古者博矣質而守之質而親之則所以辨之於人者審矣於是又反之於巳而體驗之思索之使所知者極其精然後分別其可否而行之如此必無無物之言踰格之行矣引書以明凡事必度之於衆所謂質而守之質而親之也引詩言儀度當歸於純一所謂畧而行之也

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釋文好呼報反下皆同正音匹鄉許亮反惡烏路反○今按正如字仇詩作逑

正謂益者之友能正己之失者唯君子能好之若小人則反毒害之矣方亦鄉也君子所交之朋友有一定之鄉必其善者也其所惡亦有一定之方必其不善者也是以能見信於遠邇也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貧賤者未必不賢也而輕於絶之則必有以賢而見絶者而好賢之心不堅矣富貴者未必不惡也而重於絶之則必有以惡而見容者而惡惡之心不著矣如此則其交也徒以勢利而不以道義也引詩言人之交友當

相攝以威儀不可以貧賤富貴爲向背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釋文行戶剛反又如字○鄭注歸或爲懷

君子愛人以德苟有私惠於我而不歸於德義之公則君子不以其身留之齊景公待孔子以季孟而不能行其道則孔子去之矣齊王餽孟子以兼金而不能處以禮則孟子辭之矣周行大道也引詩言人之相好當相示以大道而不可以私惠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釋文軾音式敝鄭婢世反敗也庾必世反隱蔽也人苟或言之一本無人字射音斁○今按敝字當從庾氏讀

敝當作蔽車成則必駕之而見其軾之高衣成則必衣之而見其蔽於體人有言行不可得而掩亦猶是也引

葛覃者證有衣必見其褻之義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釋文行從下孟反下則行同寡音顧出註周田觀文依註讀爲割申勸寧 ○今按寡如字允也詩作允矣割字句絶

君子之言必從而行之故言不可飾飾則言不顧行矣君子之行必從而言之故行不可飾飾則行不顧言矣信謂能踐其言也君子不尚多言而惟致力於行其所言者無不踐而無虛僞之言故民不得張大其美而減小其惡也蓋本無美而以言飾之使著是爲張其美本有惡而以言飾之使減是爲小其惡不得大其美而小

其惡者由化於君子皆尙行而不尙言故自有所不得然爾非禁於勢也呂氏大臨曰言之不信所謂玷也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言君子非信則不成也君奭言文王有誠信之德爲天所命況於人乎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旣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釋文與音餘兌音說偵音貞周易作貞○鄭注純或爲煩○按書無作罔又無民立而正事一句純而作黷于事煩作禮煩

鄭氏曰恒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恒之德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

鬼神又難以得福也愚謂民立而正事者言以爵加人而立之爲卿大夫必其有恒而行正道者若無恒之人專求之於鬼神是爲諂瀆不敬其事煩則亂於典禮而事神難以得福也引易九三爻辭以明無恒之取羞引六五爻辭又以明所謂恒者當因義而制其變通而不可如婦人之專一也

禮記卷五十二終

泰順後學生員吳伊悳校栞

禮記卷五十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奔喪第三十四 別錄屬喪服

鄭氏曰奔喪者居於他邦聞喪奔赴之禮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孔氏曰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篇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 按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又云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多三十九篇此引漢志云古禮五十七篇多今儀禮四十篇又引六藝論亦云古文禮五十七篇視今漢志所言多一篇未詳其說 以此言之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下文鄭

注又引逸奔喪禮者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爲逸禮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爲逸其實祇一篇也愚謂此篇與投壺皆儀禮之正經也儀禮古經五十六篇藏在秘府世莫之見後遂散逸此篇與投壺爲小戴錄入禮記故幸而得存然此篇雖爲小戴所錄而其中已有刪之者鄭注所引逸奔喪禮卽戴氏之所刪者而鄭氏尙得見之也

奔喪之禮

奔喪者在外聞其親屬之喪而歸也曰奔者著其急也以喪之輕重則有父有母有齊衰以下以奔之遲速則有聞喪卽奔有聞喪不得奔有既殯而至有既葬而至有除喪而後歸其禮各不同首云奔喪之禮所以總目一篇之事也孔氏曰此奔喪禮兼記天子諸侯然以士

爲主

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鄭氏曰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愚謂下文言唯父母之喪則此言親喪謂大功以上之親此哭即於其聞喪之所而哭也

右始聞喪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鄭氏曰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别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爲位愚謂日行百里行兼程也吉行日五十里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鄭氏曰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愚謂身父母

之身也爲父母之喪而奔雖患不敢避也非是則不以父母之身犯患舍就館舍也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鄭氏曰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

右行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釋文竟音境下同

鄭氏曰感此念親

哭辟市朝釋文辟音避朝直遥反

鄭氏曰爲驚衆也愚謂凡治民之處皆曰朝

望其國竟哭

鄭氏曰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愚謂過國至竟哭望其國竟哭皆謂奔父母之喪者也

右過國至望其國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

鄭氏曰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降堂東卽位者已殯者位在下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孔氏曰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也曾子問云壻親迎女在塗遭喪改服布深衣縞總女人之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故知在路皆冠也愚謂此謂未成服而奔喪者也入門左變於吉也升自西階居喪之禮不由阼階也始至卽括髮袒者至在殯後者之禮也絰不著殯前至者之禮蓋始至笄纚深衣明日乃袒

括髮與在家者之禮同但未小斂至者成服與在家者同只既小斂未殯至者則終其散麻之日數其成服與在家者異日也降自西階堂東卽位卽阼階東西面之位也經首經要帶也絞帶絞苴麻爲之吉時有大帶有革帶凶時有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以象革帶也要經自大功以上初喪皆散垂至成服乃絞之其象革帶之帶初服時卽絞之故謂之絞帶葢吉服之革帶輕於大帶凶服之絞帶亦輕於要經也〇鄭氏云不散帶者不見尸柩此誤以絞帶爲絞要經也士喪記小斂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主人小斂卽絞帶而衆主人又用布此皆象革帶之帶也奔喪者至三日乃成服未成服之先要經亦散垂其絞者特象革帶之帶耳正與士喪記同非以不見尸柩不散帶也雜記凡異居

始聞兄弟之喪章孔疏之支謬皆鄭氏此語啟之也又鄭氏謂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蓋士小斂之前則死日也奔喪者若以小斂前至則始至笄纚深衣至小斂而括髮小斂後拜賓而襲經皆與在家者同日䟽乃謂帶經自用其奔喪日數此因雜記言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故生此說不知雜記所言自謂至在小斂後者也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鄭氏曰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與踊愚謂反位反阼階東之位也反位拜賓謂於反位之時而拜賓拜賓而後反位也士喪禮小斂後主人拜賓而後卽位踊襲經于序東此於襲經後乃拜賓者變於在家者之禮也若有大夫則袒而拜之不待襲也送賓送之於殯宮門外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釋文相息亮反

衆主人大功以上之親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主人出送後至之賓殯宮事畢則衆主人兄弟皆出也闔門闔殯宮門也次倚廬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

鄭氏曰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孔氏曰小記云三日五哭三袒故知夕哭不袒愚謂初至三日皆升堂鄉殯而哭者象在家者襲及大小斂三時之哭也其夕哭但卽阼階下位不升堂也

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鄭氏曰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

愚謂鄭知成服於序東者以小斂襲絰于序東決之也然則凡成服者皆於此矣若婦人則成服於西房與凡奔大功以上之喪小斂前至者成服與在家者同日小斂後至者成服與在家者異日雜記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是也

右至家成服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釋文爲于僞反）

非主人謂衆子也此著其異者其餘禮與主人同

右奔喪者非主人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釋文齊音咨免音問）

鄭氏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絰

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愚謂殯在西階中庭西階下南北之中也北面鄉殯也入門左與奔父母之喪同中庭北面與奔父母之喪異衆主人在家免於房絰於序東此旣不升堂故其免與絰皆於序東免麻一時爲之又旣麻乃袒皆異於爲父母也旣成踊乃襲

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

鄭氏曰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

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鄭氏曰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愚謂朝夕哭之位丈夫在阼階下婦

人在阼階上在家者皆先即朝夕哭位奔喪者乃入至中庭北面哭也孔疏謂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爲次序非也喪禮於弔賓皆即朝夕哭位以待之未嘗爲之變也此乃特言之者嫌骨肉之親始至待之或異也

右齊衰以下奔喪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奔母喪之禮皆與奔父喪同其異者即位後改括髮而免耳襲免經於序東謂於東序之東襲衣而著免加經也又哭謂明日又明日之哭也又哭不括髮則免而已上既云免於序東矣此又云不括髮者嫌明日又明日之哭升堂向殯時亦括髮至即位後乃免故又明之言

又哭升堂時即免與初至時異也鄭氏於此註及小記註皆以又哭為堂下即位之哭誤也孔氏曰此謂適子若庶子則亦主人為之拜賓送賓

右奔母之喪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釋文拾其劫反）

鄭氏曰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去纚大紒曰髽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愚謂婦人非父母兄弟之喪不奔東階東房北下之階也亦謂之側階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是也升自側階則出自東房也東髽謂就堂上東序而髽也凡踊皆拾婦人居閒○鄭氏云主人與之拾踊賓客之非也經於主人奔喪但云成踊蓋主人

踊則衆主人以下隨之皆踊可知於齊衰以下奔喪云與主人哭成踊於婦人奔喪云與主人拾踊蓋以齊衰以下及婦人之奔喪主人或不與之俱踊故特言之奔喪者主人無不與之俱踊豈由賓客之而然乎

右婦人奔喪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釋文相息亮反

鄭氏曰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袒

愚謂此亦聞喪卽奔而以道遠葬後乃至也主人在家之子也括髮不言袒文畧也下文除喪而後歸者其在墓尙袒則未除喪者可知括髮而後東卽主人位則括髮卽於北面時爲之也告事畢告以於墓無事可以歸

也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

冠者行道不可無飾也不升堂者柩已葬也北面哭盡哀鄕所殯之處而深哀其不復見也言主人拜賓兼容奔喪者非主人之禮也

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又哭不言袒文畧也成服日又哭爲四哭至明日又哭爲五哭五哭謂於殯宮卽位之哭也是時在家者已卒哭矣故五日而奔喪者殯宮之哭可以止此後朝夕哭皆於次而已告事畢者告以於殯宮無事也○鄭氏云

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非也袒輕而括髮
重袒有不括髮括髮未有不袒者果哀久而殺何以殺
其輕者而重者反不殺乎又鄭氏曰逸奔喪禮說不及
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卽位不袒疑此不袒之文乃鄭氏
自以意足成之非逸禮本文也下文齊衰者奔喪不及
殯於又哭三哭皆免袒則爲父括髮安有不袒者乎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
禮
鄭氏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
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愚謂爲母之異於父者
前旣著之矣又言此者嫌不及殯者之禮或異也
右奔父母喪不及殯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卽位

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

鄭氏曰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愚謂於成踊言襲則即位時亦袒可知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

拜賓者亦主人

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孔氏曰小功以下不稅若奔在葬後三月之外則不得有三日成服愚謂稅與不稅以聞喪之日爲斷若奔喪至家雖在葬後而聞喪在先則至家之日其免絰成服之禮皆不異也

右奔齊衰以下之喪不及殯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卽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

鄭氏曰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酇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孔氏曰若非君命有事則不得爲位當須速奔今乃爲位故知以君命有事者也不於又哭乃絰謂不於明日之又哭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士喪禮小斂乃絰此亦當又哭乃絰今於聞喪之日卽絰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聞喪之日卽加絰帶也愚謂凡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聞喪卽奔者哭不爲位也爲位敘列親疏

而已即阼階下西面之位也上言乃爲位指其將爲位之事下言即位正言爲位之禮也襲絰絞帶乃即位又變於至家者之禮也袒括髮成踊在堂上襲絰絞帶於序東不言者蒙前可知也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者謂於即位之時先拜賓而後反位成踊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鄭氏曰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追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愚謂五哭謂爲位之哭也五哭之後哭於喪次而已

右聞喪不得奔喪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

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

鄭氏曰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愚謂東括髮袒者括髮袒而東即主人之位也東括髮袒不言成踊文畧也

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鄭氏曰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孔氏曰不踊者在家者服已除哀情已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孔氏曰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

右除喪而后歸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

鄭氏曰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孔氏曰必知無君事者若銜君命於事爲重唯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爲位也愚謂此言齊衰以下爲位之禮也齊衰以下皆卽位者言齊衰以下不得奔喪皆得爲位也爲位之禮亦於堂上哭盡哀乃降而免絰于序東然後卽阼階下西面之位凡受弔於外者雖非主人皆拜賓但不稽顙耳

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按主人出送賓至哭止十五字於上下不相屬注疏皆無解說蓋衍文

鄭氏曰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託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

日乃成服也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鄭氏曰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緦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愚謂上言有故不得奔喪者此非有他故直以道遠服輕故成服乃往耳

右齊衰以下爲位○上爲正經此下乃其記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鄭氏曰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

右記奔齊衰以下喪哭遠近之節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

鄭氏曰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

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沈氏曰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哭之寢愚謂母之黨哭於寢謂母在也哭諸廟謂母沒也檀弓師哭諸寢由已事之者也此言師於廟門外謂奉父命事之者若父在則亦哭之於寢也

右記哭無服之喪之處

凡爲位不奠

鄭氏曰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右記爲位不奠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鄭氏曰此皆聞君喪而未奔喪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愚謂觀此則士之有臣亦可見矣

右記哭天子以下之差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鄭氏曰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避爲主

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

鄭氏曰謂大夫士使於列國

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

鄭氏曰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右記爲位不敢拜賓

凡爲位者壹袒

鄭氏曰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

袒也

右記爲位壹袒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

而踊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鄉悲謂奔父母之喪不及殯之墓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變於親喪也所識者弔於墓北面又變於有服之親也

右記所識者弔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釋文長竹丈反

凡喪父在父爲主者謂父子皆可主其喪則尊者爲之主若舅主適婦之喪則其夫不爲主祖主適孫之喪則其世叔父不爲主是也父之所不主者則子自主之

右記凡喪爲主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

手

鄭氏曰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尙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尙左手

右記遠兄弟之喪除喪而后聞喪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鄭氏曰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愚謂哭有服之親乃爲位嫂叔無服而爲位者以其本親也爲兄弟之妻皆然獨言嫂叔者避文繁也麻者以麻爲弔服之絰也凡弔服用葛絰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雖服弔服而以麻爲絰重之也蓋二者本應有服一以遠嫌絕之一以出嫁降之故哭之皆爲位且重其弔服

之經以別於其餘無服者之親也○鄭氏云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孔氏云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絕之也非也曲禮曰嫂叔不通問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雜記嫂不撫叔叔不撫嫂凡舉嫂叔以該兄公與弟妻者多矣豈容於此獨生異義且夫之世叔父又尊於兄公矣然且爲之服而報焉何以不遠之絕之乎

右記無服爲位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鄭注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

鄭氏曰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乃禮尊者

右記奔喪拜大夫士之異

禮記卷五十三終

中書舍人臣錢學林用書校栞